

思想

REFLEXION 3

天下、東亞、台灣

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

一個政治學者的沉痛思考

台灣後殖民論綱

日本關於「東亞」的思考

東亞地域秩序：

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如何從台灣思考東亞

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

世70週年的回顧

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



思想

REFLEXION ³

天下、東亞、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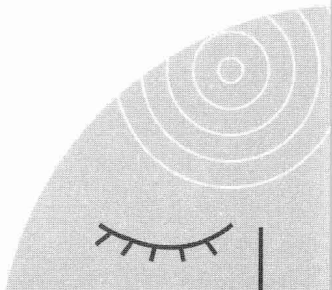
編輯委員會

總編：錢永祥

編委員：江宜樺、沈松僑、汪宏倫

林載爵、陳宜中、單德興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思想3

天下、東亞、台灣

2006年10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者 思想編委會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226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李國維
封面設計 陳玉嵐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13：978-957-08-3073-6（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ISBN 10：957-08-3073-5（平裝）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天下、東亞、台灣/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臺北市：聯經；2006年，（民95）

352面；14.8×21公分。（思想：3）

ISBN 978-957-08-3073-6（平裝）

1.哲學-期刊

105

95019302

目次

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

去世70週年的回顧 錢理群.....1

一個不祥的預感，似乎預告了魯迅一生的命運，以及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與處境：他永遠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先行者。

歷史與自然：劍橋紀

李淑珍.....29

歷史意識或是自然情懷，都試著把無限膨脹的人類自我縮小還原……可是，躁鬱的台灣無心於此，或者，正是因為無心於此，所以才這麼躁鬱不安？

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

一個政治學者在21世紀開端的沉痛思考 朱雲漢.....59

當前人類最大困境在於，「民主」與「市場」正嚴重的變形與退化。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國二十多年來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歷史意識的合理性

葉新雲.....75

歷史意識讓我們避開道德主義、去除主觀主義；它更讓我們做能夠做的事情，暫且擱下美好但容易流於失敗的事情。歷史意識應該是合理性的一個面相。

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

吳叡人.....93

解構多重殖民中心，相互解除殖民，對等結盟，共同建構開放主體——「期待台灣人全體的相互解放」：這就是台灣後殖民論述的相互解放論。

天下、東亞、台灣

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

劉青峰、金觀濤.....107

一談起天下觀，很容易想到其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主義性質。但儒學天下觀不僅不是東亞社會和諧相處的基礎，反而是19世紀中日韓三國戰爭衝突的思想根源。

東亞地域秩序：

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白永瑞.....129

回顧影響東亞國際關係的特定範式的演變軌跡，就會發現東亞國際關係是伴隨著中國、日本、美國等中心國家的交替變化而不斷重新規定的。

日本關於「東亞」的思考 陳瑋芬.....151

從「東洋」到「東亞」到「大東亞」，戰後則以「東亞細亞」正名，隱喻著日本人在歷史上理解亞洲問題的曖昧性。

如何從台灣思考東亞 張崑將.....177

台灣人若無法走出被壓迫意識，就無法自覺是屬於東亞的一份子，結果只會讓自己為東亞所拋棄。

中國崛起論的文化政治： 論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

「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 蕭高彥.....205

本書展現一種特殊的美學政治，在當代中國崛起的機緣中，將極左與極右浪漫地結合起來，形塑當代中國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堂堂進入世界史普遍／特殊的辯證。

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 高全喜.....237

關於現代性問題，中國學界目前所接受的是一個德國的敘事模式，本書也是如此。但是，德國的這個敘事模式是有重大問題的，包含著很多虛假的成分。

思想狀況

馬華人文思想的焦灼與孤寂 潘永強.....259

馬華社會在不同時期的思潮流變各有主旋律，需要處理的問題可分為面對去中國化、本土化、族群化的三重困境。

危險的愉悅：

從上海一場「八十年代」座談會說起 唐小兵.....273

《八十年代訪談錄》在「八十年代」與「後八十年代」之間設置了一道精神的鴻溝，區分了代際隔膜的知識群體與歷史記憶。

歧路、窮途、刺叢：

略談當代思想和思想史，兼答幾位批評者 王超華.....287

目前，中國社會文化的整體，已經呈現出當政者夢寐以求的穩定性；社會惰性比以前的意識型態控制，更有效地消解著智性層面上的特立獨行。

思想采風

從甘陽看大陸文化研究背後的政治思潮 成慶.....307

歷史脈絡下的猶太大屠殺 魏楚陽.....311

性、肉食、動物權：

凱默勒評《肉食與色情》 黃宗慧.....314

拉丁美洲的兩種左派 鍾大智.....319

任意與流動：介紹沈恩新著《身分與暴力》 林曉欽.....324

文化的誘拐 彭淮棟.....330

致讀者.....335

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

去世70週年的回顧

錢理群



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

魯迅在100年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裡，引人注目地引述了德國思想家尼采的一段話：「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¹。這是一個不祥的預感，似乎預告了魯迅一生的命運，以及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與處境：他永遠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先行者。

一、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日本時期：「別立新宗」，「立人」而「立國」

魯迅的思想、文學活動是於20世紀初在日本開始的：1903年、1908年間，在留學生刊物《浙江潮》、《河南》上先後發表了〈說鈿〉、〈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六篇論文。在此之前，魯迅在有著古越文化與浙東文化的深厚傳統故鄉紹興度過自己的童年，既感受到了傳統社會和文化的落後與腐朽，又最後一次直接領悟著以後缺乏系統的傳統教育的幾代人無法感受的傳統文化的內在魅力，同時受到民間文化的薰陶，打下精神的底子，成為他生命中永恆的記憶。而在社會開始發生動盪，故家日顯敗落，意味著社會變革臨近的19世紀末，魯迅既被現實所迫，又是適時地離開家鄉，「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²，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和礦務鐵路學堂學習時，找到了西方「新學」的新天地，特別是進化論學說，極大地激發了他的民族危機感與變革

1 〈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以下同)，頁50。

2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卷，頁437。

圖強的熱情。和大多數留日學生一樣，他是到日本這個向西方學習的「優等生」這裡來尋求民族與個人的出路的。

但在魯迅留日期間，日本的思想文化界卻出現了一個新的傾向。中日戰爭結束以後，隨著資本主義體制的最終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弊病也開始出現。日本的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在全民族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充滿信心與膨脹的熱情的時候，卻因產業社會的病態而充滿著懷疑與恐懼。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以矯19世紀文明而起」的尼采、齊克果、斯蒂納（Max Stirner, 1806-1856）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同樣敏感的魯迅立即抓住了這樣的「神思宗之至新者」：一方面，這些思想家對西方文明的懷疑與批判引起了他的共鳴，他因此和「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的知識分子明確地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魯迅又並沒有像另外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由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懷疑而走向對東方傳統的無條件的認同。因此，尼采等人的思想，在魯迅這裡具有雙方面的意義：既是他所直接面臨的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的武器，同時他也藉助這些西方思想的新發展，對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工業文明的道路進行獨立的檢討。而這背後，正是隱含著魯迅的問題意識：從批判的層面說，就是如何既要批判東方傳統，促進民族的現代化，又要對西方現代化道路進行質疑，拒絕全盤西化；從建設的層面說，就是如何完成現代民族文化的重建，現代民族主體的重建。

於是，就有了魯迅貫其終生的兩個基本命題。一是他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道路與目標的確立：「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這裡，既表現了寬闊的胸懷與眼光，以「世界之新

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

潮」與「故有的血脈」為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石，同時，清醒地看到，一切文化形態（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東方傳統文化）都是「偏至」的，既有其獨特的價值，同時又存在著「偏頗」，因此，他拒絕一切文化神話，把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重心，放在獨立創造上，即所謂「別立新宗」：繼承與拿來，都是為了創造；要為中國現代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全新的價值，終極性的理想。

在魯迅看來，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戰略目標，是由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所決定的。據此，他又提出了「立人」以「立國」的理想，即「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³這裡，提出了「立人」（爭取人的個體精神自由）與「立國」（建立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兩大目標，而以前者為後者的前提與基礎，顯然具有鮮明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其背後則隱含著既能治癒東方專制病，又避免西方現代病的期待：這幾乎是幾代知識分子共同的情結。

沉默10年：回到古代和民間

1908年魯迅發表了半篇〈破惡聲論〉，便於次年回國，輾轉於紹興、杭州、南京與北京，其間經歷了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張勳復辟，直到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整整沈默了10年。如他自己在〈《吶喊》·自序〉裡所說，他在寂寞中「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3 〈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5, 50, 57, 58。

的英雄」，青春時期的英雄夢破滅以後，就「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⁴這一時期魯迅主要從事整理古代典籍的學術工作，而其對古籍的輯錄，是「以會稽郡為橫坐標，以魏晉時代為縱坐標」的⁵，這表明，他所謂「回到古代」，就是沉湎於魏晉時代，浙東文化。而所謂「沉入於國民」，就是沉入故鄉民間記憶，咀嚼生活於其間的普通民眾的悲歡。由此形成了研究者所說的魯迅所特有的「魏晉參照與魏晉感受」，即是對外在的社會、歷史、文化的黑暗和內在的本體性的黑暗的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形成了他獨特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在「五四」以後寫作的散文詩集《野草》裡，更有淋漓盡致的表現）⁶。這既是他最終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動因，更決定了他必然地要顯示出他自己的，不同於其他「五四」參與者的鮮明特色。

五四時期：對啟蒙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複雜態度

因此，魯迅絕不可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這一運動的真正「主將」陳獨秀有一個回憶：「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⁷這

4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卷，頁439-440。

5 參看徐小蠻，〈魯迅輯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價值〉，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7期。

6 參看陳方竟，《魯迅與浙東文化》（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7 陳獨秀，〈我對魯迅之認識〉，原載《宇宙風》52期，1937年11月。

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

是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而魯迅的「獨立價值」，主要表現在他對「五四」的「啓蒙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複雜態度。

他確實為啓蒙而寫作：他的故鄉民間記憶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發，噴湧出《吶喊》、《彷徨》等幾本書裡的小說，以揭出「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的「病苦」，「引起療效的注意」，而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⁸；他又以雜文的形式，參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他的特點有二：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漢朝以後」，特別是「宋元以來」的「業儒」⁹；而且關注在現代中國現實中的實際影響，意義與實效，即所謂「儒效」。因此，他猛烈攻擊

「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爲臣綱」的儒家倫理（〈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其內含的價值理念，正是人的個體精神自由。同時展開的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反省，「改造國民性」成爲魯迅終生關注的思想文化命題，是魯迅思想中最具特色、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多的部分。

但他從一開始就對啓蒙的作用心存懷疑。因此，據周作人回憶，對《新青年》魯迅最初「態度很冷淡」¹⁰；而且在錢玄同向他約稿時，他就對啓蒙主義提出了兩個質疑：「鐵屋子」單憑思想的批判就能夠「破毀」嗎？你們把「熟睡的人們」喚醒，能不能給他們指出出路¹¹？因此，在「五四」運動一周年時，他在一

8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4卷，頁526。

9 〈我之節烈觀〉，《魯迅全集》1卷，頁127。

10 參看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中轉引錢玄同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書，《周作人文類編·八十心情》（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481。

11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卷，頁441。

封通信裡，對學生愛國運動及新文化運動所引發的「學界紛擾」，出乎意外地給予了冷峻的低調評價：「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¹²到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的大屠殺中，目睹年輕人的血，他更是痛苦地自責：自己的啓蒙寫作，「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不過是充當了「吃人的宴席」上「做這醉蝦的幫手」。但他又表示，「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膽在紙片上。」¹³——在堅持中質疑，又在質疑中堅持：這樣的啓蒙主義立場，在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確實是非常特別而獨到的。

「五四」以後：和學院派的決裂

在「五四」後的1925、1926年間，由女師大風潮引發了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後者是一批自命「特殊知識階級」、社會精英的信奉自由主義的學院知識分子。關於這場論爭的具體內涵，我們在下文會有進一步分析；這裡要討論的是，論爭對魯迅思想與選擇的影響：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是那些作為知識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的「特殊知識階級」的異類；他更恐懼於在實現學院體制化過程中，會落入「許多人」變成「一個人」、「許多話」變成「一番話」，思想文化被高度一體化的陷阱中，這就會導致知識分子獨立個性、自由意志和創造活力的喪失。他因此宣布：「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怎麼麻煩的禁令，

12 〈致宋崇義〉，1920年5月4日，《魯迅全集》11卷，頁382。

13 〈答有恆先生〉，《魯迅全集》4卷，頁474、477-478。

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

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¹⁴這是自覺地將自己放逐於學院的體制之外，還原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由的生命個體。

於是，在1927年4月，魯迅離開廣州中山大學，並於這年10月作為自由撰稿人定居於上海：他最終從學院走向了文化市場。一到上海，魯迅就發表〈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提出「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他們自覺地站在「平民」這一邊，反對來自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壓迫；他們堅守自己的彼岸理想，「對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顯然是魯迅的自我選擇與定位。

最後10年：在「橫戰」中堅守思想的獨立與自由

在上述演講的結尾，魯迅特意提到了「思想的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的問題¹⁵。這正是預示著他的思想與實踐活動的某些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他所受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及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革命實際運動的支持，並共同推動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這正是前述他在國共分裂以後對啟蒙主義的質疑，以及「真的知識階級」立場的選擇的邏輯結果。

魯迅曾說，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許多昧曖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¹⁶。對魯迅啟發最大的，或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念，階級分析的方法。魯迅早就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利害

14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3卷，頁4。

15 〈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8卷，頁224，227。

16 〈280722致韋素園〉，《魯迅全集》12卷，頁125。

衝突，以及歷史與現實中的人奴役、壓迫人的現象，他曾經用「弱者」與「強者」、「幼者」與「長者」、「愚人」與「聰明人」、「下等人」與「上等人」……這樣的系列概念，來概括他所感受到的壓迫和不平等。後來，他回憶說，他正是從俄國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和被壓迫者！」他說，這是「一個大發見（現），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黑暗，煮東西。」¹⁷因此，魯迅接受唯物史觀，並有豁然開朗之感，是順理成章的。而這樣的接受又直接影響了他的現實立場：他一貫堅持的「為平民說話，為被侮辱、被損害者悲哀、叫喊和戰鬥」的立場，現在有了更鮮明的階級內涵，即「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¹⁸，而努力爭取「工人、農民」的「真正解放」¹⁹。他因此充分肯定了革命運動的合理性：「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²⁰而他之所以願意推動左翼文化運動，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就是因為這樣的文學「和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²¹

因此，最後10年的魯迅的思想所堅持的，必然是一種體制外的批判立場，這是有別於胡適及其朋友的體制內的批評的。他首先把批判的鋒芒直指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用「黨國」一詞概括了「黨即國家」的實質，這是與「朕即國家」的封建專制一脈相承的；魯迅正是堅守了他一以貫之的「反專制，爭民主、自由」的

17 〈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全集》4卷，頁473。

18 〈《二心集》序言〉，《魯迅全集》4卷，頁195。

19 〈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3卷，頁441。

20 〈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4卷，頁81。

21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4卷，頁290。

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

立場。

魯迅同時注意到，在國民黨統治下的1930年代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個工業化、商業化的過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發展。魯迅依然堅持他的「立人」理想，以批判、懷疑的眼光燭照許多人頂禮、膜拜的現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榮、發展背後所掩蓋的東西。其中有三大重要發現。首先他在1930年代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中，都發現了「半殖民性」；也就是說，中國193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是與半殖民地化相伴隨的。魯迅更在現代都市文明中發現了新的奴役、壓迫關係的再生產，「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資本的名義下繼續排下去；因此，一切為新的奴役制度辯護的謊言，在他那裡，都會受到無情的批判。而魯迅最為關注和痛心的是，他發現：處於中國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的知識分子，不僅不能根本擺脫傳統知識分子充當「官的幫忙、幫閒」的歷史宿命，而且在商業化、大眾化的浪潮中，還有成為「商的幫忙幫閒」和「大眾的幫忙幫閒」的危險。魯迅一直期待中國能夠走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歷史循環²²，而現在，他卻不能不面對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淪為三重奴隸的現實，他無法掩飾自己內心的沉重。而魯迅1930年代的批判性審視，可以看做是對前述他在20世紀初的思考的一個呼應與延伸：他當年所擔憂的「本體自發之偏枯」與「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²³，到1930年代顯然有了惡性的發展。

和那些到革命中來尋找出路，把革命及其政黨理想化，並形

22 〈燈下漫筆〉，《魯迅全集》1卷，頁225。

23 〈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1卷，頁58。